

I 287.53/16



圈 圈 战

安徽阜阳专区文联编

内 容 提 要

清咸丰年间，在安徽一带爆发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农民革命运动——捻军起义。

捻军在安徽、河南、山西、陕西、湖北、甘肃、河北、山东、江苏等省，转战十余年，曾以“圈圈战”战术，击溃清王牌军蒙古骑兵部队，杀死清亲王僧格林沁，震撼了清王朝反动统治。

由于捻军起义给人民的影响深远，直到今天，在人民中间还流传着许多传说。这些传说，歌颂了捻军的英雄事迹，表达了人民爱戴捻军的心意。

本书收编其中适合少年阅读的优秀作品三十篇。

圈 圈 战

（捻军传说选）

安徽阜阳专区文联编

田 原插图 陈清之装帧

少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本书由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日历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75 字数 92,000

1962年5月第1版 197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0

统一书号：R10024·2786 定价：0.30元

目 录

英雄宴	1
火烧袁楼	8
炮轰鸽子楼	13
夜袭高公庙	17
智取年家楼	22
大破挡牌队	28
地道计	33
落地面	36
卢老照送粮	40
收麦	44
金豆子	50
淝河湾	55
红孩军	60
鸡蛋换马	68
双石碾	71
神海蜊	75
韩老玉做官	80
双座山	85
大小银髯	88

过新年	91
圈圈战	94
瓮中捉鳖	100
杀僧王	104
取潍县	108
打胶州	112
八姑突围	117
步骑滚团阵	121
过黄河	125
鸡狗不尝	131
说书拜师	137

英 雄 宴

月亮跟着太阳转，
穷人跟着捻子反；
穷向穷，富向富，
济穷杀富竖旗杆。

自从龚得杀了土霸张胜、张可以后，公吉寺周围的穷爷们算是抬起了头，伸开了腰；路断人稀的公吉寺又渐渐地热闹起来。那些平常跟张胜、张可作恶胡混的五二鬼、流流头，象母狗睡觉——蜷起来了。就连能说会道的二集主张青皮，也成了南墙里的蝙蝠——白天不敢露头喽。

狗急会跳墙，驴饿啃槽帮，这真不假。一天，五二鬼、流流头他们都又遇到一块啦。他们一见面，你也是哼，他也是咳，这个说愁死啦，那个说闷坏啦，唧唧喳喳，争吵不休。

他们正愁得没办法，就听见一人说：“我真被龚得撵晕了头，吓迷了窍，现成的粗柱子咋不搂呢？”

大伙一看，不是旁人，原来是张青皮，忙问：“二集主，你又想个啥点？快说给大家听听。”

张青皮接着忙说：“龚得小子仗人多势众，欺侮咱们，咱就不能搬人给他个厉害吗？”

大家瞪着眼，问道：“搬谁能给咱报仇？”

张青皮立起身来，故意迟疑了一晌，说：“搬雒河集的老乐——张乐行，他是时今的红人，有名的光棍，贩私盐的总趟主，手下有百十名枪手……”

“你能搬动他？”大家有点儿吃惊。

“常言说：亲帮亲，邻帮邻，关公帮的蒲州人。咱和他是同姓的爷们，我找他，他不能不买帐！”张青皮说完，还得意地把胸口一拍。

这一番话，说得大家心里开花，都道：“是个门路，事不宜迟！你就跑一趟吧，见了他好话多说。”

“那一套咱是内行，你们在家候信吧。”张青皮说罢，骑着他那头小黑驴，找张乐行去了。

这一天，张乐行听到龚得杀了张胜、张可，他和张扬几个人正在谈论：“龚得做得对，杀得好！……”恰巧张青皮赶到了。张青皮见了张乐行，二话没说，往面前一跪，“哇啦”就哭。张乐行看了一怔，哎，这个人咋哭得这么痛？赶紧叫他起来，问道：“你家住哪里？叫啥名字？吃了哪家财主的亏？受了哪个官家的气？向俺说说，好给你报仇出气。”

张青皮一听要给他报仇出气，就装着哭不哭、笑不笑的样子说：“三爷……”

张乐行很不耐烦，打断他的话：“不兴叫三爷四爷的，有啥快说！”

张青皮说：“今天找你老人家非为别事，只因龚得那小子仗人多势众，杀死了张胜、张可二位哥哥，霸占了公吉寺，咱爷们叫他躲到地底去了，欺侮得实在抬不起头啦！你老人家不论如何也得想法子给咱出气。不然咱在公吉寺就没法混啦。”

张乐行听罢，心中暗想：事倒凑巧，不免将计就计，会会龚得，如果他真是英雄豪杰，俺就和他交个朋友，今后也可一起行事，随说：“你别哭了，杀龚得易如反掌，不过要你去办一件事。”

张青皮心中可乐坏了，忙说：“只要你老人家能杀龚得，别说一件事，就是十件八件我也能办到。你说啥事吧！”

张乐行说：“我想叫你去给龚得下帖，请他前来赴宴，我用酒将他灌醉，一刀杀死他，不就完了！”

张青皮听说要他去下帖，吓得嘴唇皮发抖：“去下帖，他不杀我吗？”

张乐行笑道：“嘿嘿！有我的帖子，他敢？你去吧！”

张青皮一想：自己有言在先，要是不敢去，张乐行还肯帮忙吗？又是常言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我去给他下帖，他不能杀我！想到这里，便硬着头皮，接过了帖子，骑上小毛驴，向公吉寺去了。

张青皮刚到公吉寺的北门，还没下驴，冷不防被几个掂家伙的青年人捉住了。

张青皮吓坏啦，忙说：“嗯嗯，我是来下帖的！”

大家正问着，龚得来了。龚得接帖一看，大笑一声说：“好吧，叫张青皮回去向张乐行说，龚得随后就到。”

张青皮连连点头：“是，是，……”上了小毛驴，一溜烟跑开了。

张青皮走后，那些年轻人问龚得：“去多少人呢？”

“我单人独骑去。张乐行是有名的穷人首领，他怎能暗害我。”龚得说罢，便骑了匹高头黑骡，向张老家去了。

张青皮还没去回话，龚得就进庄啦，他大喊一声：“俺龚得到啦！”他这一呼，全庄的人都惊动了。

张乐行和张扬正在商议如何招待龚得的事，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赶紧一面叫人打扫客屋，一面叫张扬快去准备。自己就去迎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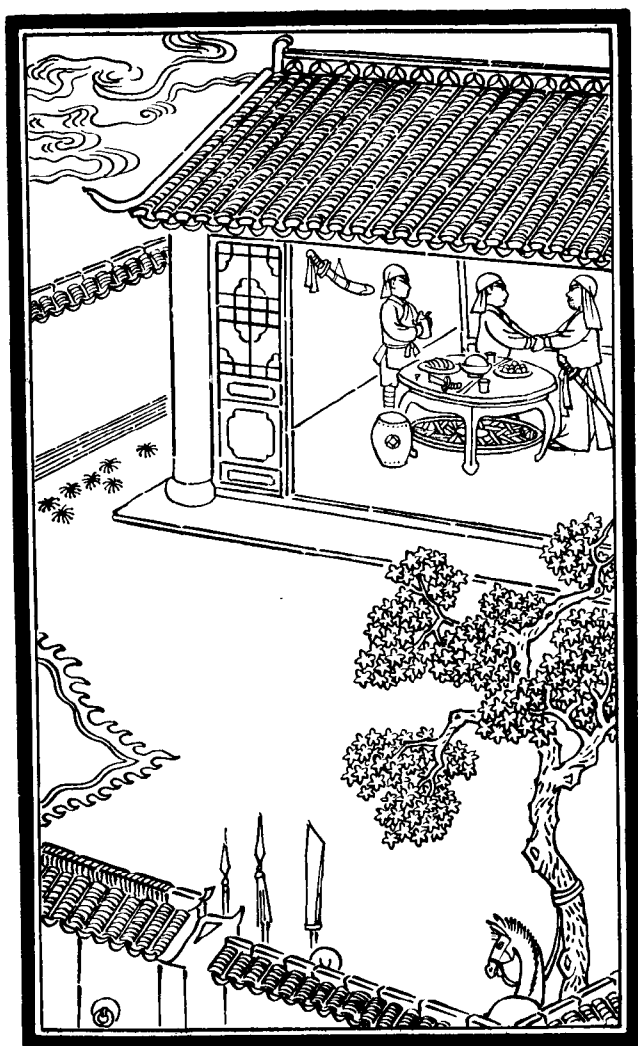
张乐行来到大门口一看，嗨！名不虚传，龚得年纪三十上下，高高的个子，赤红脸膛，头戴遮阴阳帽，身穿短打，扎绑得利利落落，骑在骡子上气昂昂的，纹丝不动，好一个英雄！张乐行心里就有几分喜爱，走上前去弯腰一揖：“龚得老弟失迎了，快请到屋里坐吧！”

龚得一看，张乐行已有四十多岁，生得粗眉大眼，目光炯炯，阔背粗腰，手掂长杆子烟袋，大大方方，真是一位好汉！心里也暗暗钦佩。一拱手，答声：“请吧！”

龚得翻身下了骡子，刚想往大门里进的时候，就看见两面站着几十个掂枪拿刀的大汉。龚得猛地站住，笑了一声，满不在乎地说：“张趟主，这是为何？”

张乐行笑着说：“都是自己弟兄，来迎接你！”说罢，一挥手，人都退下去了。

龚得点了点头，大摇大摆，不惊不惧，进了客屋，也不客气，往椅上一坐，茶来吃茶，烟来吸烟，烟茶一毕，



龚得说话了：“张趟主，今天把我找来，有啥事情直说了吧！”

张乐行哈哈大笑说：“没有什么大事，因为久闻你是个英雄汉子，杀了张胜、张可，为穷人除害，俺非常佩服，为这特把你请来认识认识。并无旁的用意，你不必多心。”

龚得笑笑说：“多心了就不来，来了就不多心！俺也是久听你的大名，特来会你。”

说着，说着，酒菜摆上来了。酒过一巡，张乐行转念一想：“我再试试他的胆量。”就趁龚得举杯的时候，“喇”一声，从绑腿里抽出一把明亮的尖刀，往肉碗里一戳，扎了一块肥肉，送到龚得面前，说：“敬龚得老弟一块！”

龚得眼快，早把事情看明白了，心想：回了也不行，躲也躲不掉，就趁势“叭嚓”一口咬住，又使劲一啃，就听“咯崩”一声。张乐行把刀抽回一看，好家伙，刀尖子被咬断二指多长，忙问：“龚得弟，肉好不好吃呀！”

龚得不动声色，说：“肉倒好吃，就是有点骨头刺嘴。”说罢，把嘴一张，“叭”一声，那二指多长的刀尖，不偏不斜，正扎在张乐行面前的桌边上。

张乐行眼也不眨，心里真个高兴，忙离了坐位，走上去紧紧抓住龚得的双手，说：“失敬了，你真是一位有胆量、有智谋的英雄。”

龚得哈哈大笑说：“老乐大哥，一家人别说两家话，你的英名俺早就听说，你的为人也使俺钦佩。俺想和大哥见面的心愿有了很久啦！……”

张乐行说：“龚得贤弟，如不嫌弃，你我歃（shà）血为

盟，结为弟兄，领捻起手，你看咋样？”

龚得说：“大哥说的正合我心意！”

从此，他俩结成一百榔头打不散的弟兄了，后来一起手就闹大啦。张乐行当了盟主，龚得就当了军师。

要问那个张青皮和五二鬼、流流头他们逃到哪里去了呢？一个也跑不掉，后来都被张乐行、龚得捉住祭刀了。

(牛家琨搜集整理)



火烧袁楼



袁楼，在雒河集西北十五里，紧靠着涡(guō)河南岸。村里有个老财主袁双千，他盖了五座高楼，所以村名叫“袁楼”。

袁双千家有良田千顷。他从雒河集到亳州，脚不踩人家一寸土，口不喝人家一滴水。

家里骡马成群，粮食满仓，丫环女仆好几十，看家打手一百多。他大儿子还在州里做个什么狗官，真是一有钱二有势。

有一年夏天，发大水，涡河水都出了湾，庄稼淹得一粒未收，可是官府逼捐，财主催债，毫不放松，穷人骨头里的油都被挤出来了。

进了腊月，眨眼就到年关，财主过年杀猪宰羊，酒肉堆成山；穷人过年心伤肠断，血泪流成河。

过年是小事，吃不上饭是大事。谁肯束紧裤带等饿死呢！那咋办？找张老乐去。

张老乐是雒河集一带的仁义好汉，结交穷朋友最多，

聚众打过盐巡，抗过清兵。别说土财主怕他，就是州官，一听到“张老乐”三个字，也畏惧三分。

也不知是哪个穷爷领的头，涡河两岸彭渡口、宋牌坊几十个村的穷爷们，都到张老家找老乐去了。

张老乐看见穷爷们饿得面黄肌瘦，他拍着胸脯说：“穷爷们，放心吧，我去找袁双千借粮！”一听说借粮，大伙都哄了起来。这个说：“老乐哥，我跟你去！”那个说：“老乐叔，我去！”老乐说：“你们等着吧，我自己去找袁双千，叫他派人把粮送来！”

“老乐叔，你一个人去不得。万一袁双千老王八翻脸下毒手，你一人咋行！我陪你同去！”大伙一看，人群中蹦出来一个年轻汉子，身長七尺，肩宽腰圆，长腿粗臂，黑黑的脸膛，象个活金刚。这汉子是张扬，老乐手下有名的神枪手。有一次亳州官兵来捕老乐，他当着官兵的面，一枪打死了空中飞过的白脖老鹅（guā），吓得官兵屁滚尿流，都逃回去了。

老乐带着张扬，找袁双千去了。

这天，袁双千正挺着油葫芦肚子抽大烟，听打手报说张老乐来了，吓得急忙爬起，开口就问：“来多少人？”“就一个，不，还跟着神枪手张扬。”袁双千皱了皱眉头，说：“就说老爷有请。”

看家打手走了，袁双千背剪着手踱了几个狗尾巴圈，哈哈一阵冷笑，自言自语说：“两个穷光蛋，好招呼！好招呼！我备桌酒席给他抹抹嘴头，叫他滚就是了。”又一想，老乐好动武，还得留个后手，就吩咐打手各持刀枪躲在客

厅内间，应付万一。

一时，张老乐和张扬来了，袁双千陪着笑脸，把他们迎进客厅，说了一番客套话。

张老乐早看出袁双千是黄鼠狼给小鸡拜年——起心不善，就说：“来到贵府，感谢你厚意相待。咱打开窗户说亮话，我是受穷爷们之托，来向你借粮的！”

袁双千一听借粮，心里打了一个寒颤。停了片刻，他说：“还借个啥，扛二斗吃去就是了。别说是你老乐亲自驾到，就是穷爷们来，只要他张开口，没多有少，咱也不能叫他空手回去。”

你想，成千上万的穷人等着吃，二斗粮够弄啥的，连牙缝子也塞不满。老乐把脸一沉，说：“我要借二百石！”

袁双千向来爱财如命，哪里肯借，陪着笑脸说：“灾年歉收，租子收不上，债要不来，实在拿不出。”

“不借也罢，走！”

老乐刚动步，还未跨出门槛，只见袁双千把脸一变：“你想回去聚众造反？来人！”就听“哗”一声，几十个打手如狼似虎把老乐和张扬围住了。张扬气得呜呀呀直叫，一个箭步跳到袁双千面前，左手拧住他的衣领，右手握紧铁拳，咬牙喝道：“你动我老乐叔一根汗毛，我一拳砸你脑袋开花！”

袁双千吓得浑身筛糠，牙骨打颤，苦求饶命，连忙喝住打手，答应三天以内把粮食送到张老家。

一天又一天，一直等到第三天，没见袁双千送来一粒粮，张老乐派人一打听，乖乖，可不得了啦！

原来袁双千派人连天加夜赶到亳州，请来官兵二百多，袁楼四围都扎上树营，村口还盖了个炮楼，官兵将村子把守得比罐子还严，连个小鸟也飞不进去。

袁双千只知道他有“关门计”，他哪知道张老乐还有“跳墙法”。张老乐也派人连天加夜到公吉寺、大韩家……请来各路捻主，计议攻打袁楼。

龚得、韩老万等十几路捻主，各带人马在张老家聚齐了。张老乐把借粮的事前前后后向众弟兄一说，大家都包不住火了，一个劲地要打开袁楼，开仓济贫。

老乐发令了：“龚得贤弟，你带五个弟兄先偷进营寨，放火烧楼，可别烧了粮仓！韩老万大哥，你和张扬带领十个弟兄偷进营寨，趁火起时拿下炮楼！其余众弟兄随我打外围！……”

准备停当。张老乐带着人马直奔袁楼而去。

下半夜，袁楼村口的炮楼上，灯光似明似灭，打更梆子半天敲一下子。官兵和看家打手，早睡了。你想想，更深夜静的，天又那么冷，谁愿意替袁双千个老王八“卖凉姜”。

龚得、韩老万、张扬各带捻子弟兄，头上顶着笆斗，不声不响地钻过树营，摸进去了。龚得是有名的夜光眼，黑夜走路比白天看得还清。他三拐两拐，眨眼工夫摸到袁双千的堂楼下，点着火把，塞进楼门，一时楼上起火了。

“救火！救火！……”

袁双千被火惊醒，慌得错穿了她小老婆的红缎子棉裤，拚命地喊叫。

官兵、打手、家人都醒了，喊着、叫着都跑上去救火。

再说张扬看见他们都忙着救火去了，一枪打灭了炮楼上的灯火。韩老万趁势爬上炮楼，砍了炮手，掉转炮对着救火的官兵们“轰——轰——轰——”一连开了三炮。救火的官兵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唧哇喊叫，乱得活象龟窝里捣了一棍，滚的滚，爬的爬。这把火烧得真痛快，这三炮打得真够劲。

张老乐一看村里火起，炮楼灯灭，就趁势带着人马劈开树营，杀进村来。

捻子弟兄个个象猛虎下山，扑进庄里，抡起大刀、齐头镢(shàn)，砍的砍，杀的杀。一时官兵的尸首倒得象草个子一样，血把地都染红了。一直杀到东方发亮，就是没找到袁双千这个老王八。张扬捉住了他的小老婆，那娘儿头叩得象鸡啄米一样，连叫捻子老爷饶命。问她袁双千的下落，她说袁双千从后门溜跑了。张扬要去追赶，老乐说：“网里鱼还愁拿不到，开仓放粮要紧！”

“嘟嘟嘟——嘟嘟嘟——”捻军弟兄在涡河岸上吹起了海蜊〔lì〕号。穷爷们一听号响，就知道捻子打下了袁楼，要分粮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人象潮水样，一齐向袁楼涌来。

张老乐烧了袁楼，穷爷们可痛痛快地过了个大肥年。

(刘士光搜集整理)

炮轰鸽子楼



刘鸽子楼的大财主刘楞头，仗着有几个臭钱，净干些不扎牙的事情，四邻八方没有不受过他害的。人们常讲：刘楞头只缺一个“人鞍子”不能骑人啦。刘楞头一生就爱两条：一是养鸽子，二是喂恶狗。他养的鸽子飞起来遮天，落下来盖地，到底有多少只，谁也弄不清，就连刘楞头自己也不知道；只知道他家每天早起，鸽子蛋就能拾七十二抬筐！

他养那么些鸽子干啥用呢？

嗨！刘楞头有个绝户点子：在他院里放着几缸石灰水，鸽子从外面打食回来很渴，见了石灰水就喝，鸽子喝了石灰水马上吐，一吐就把肚子里的粮食都吐出来。鸽子吐了肚里饿，就又飞出去打食，……这样吃了喝，喝了吐，一天回来十几次，你算算，他一天收多少粮食吧！

那么些鸽子落在谁地里，一袋烟工夫，三五亩庄稼都能吃个净；若要落到谁场里，一眨眼，就能给你啄个光！可是在那时候，你不但不能打，连骂也不敢骂，骂了也犯